

中国流行音乐虚拟演唱的审美特征与发展审思

关 峤

[摘 要] 虚拟演唱作为数字技术与流行音乐深度融合的新型艺术形态，依托语音合成、人工智能、动作捕捉、实时渲染等核心技术，打破了传统真人演唱的生理局限与表达边界。虚拟演唱既是一场技术与艺术的双向奔赴，也是流行音乐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探索。与真人演唱者相比，虚拟歌手在形象、音色、风格和舞美等方面均呈现了全新的审美特点，也由此给观众带来了新奇和丰富的审美体验。为实现其健康和长远发展，需要对其历史和未来进行审视和思考。从技术创新、理性审美、正向能量、文化内核等方面，予以强化和完善，旨在推动虚拟演唱从技术奇观走向艺术自觉，成为具有独立艺术价值与文化影响力的音乐形态，为流行音乐的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思路。

[关键词] 流行音乐；虚拟演唱；洛天依；视听创新；虚拟人声技术

中图分类号：J616.23;J6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736(2026)01-0116-08

DOI:10.20093/j.cnki.CN21-1080/J.2026.01.12

虚拟演唱作为一种依托数字化技术、大数据算法、互联网等多元技术生成的新型演唱形式，2011年在中国流行音乐领域出现，近几年更是步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阶段。当前，活跃于舞台之上的虚拟歌手已逾百位，虚拟歌手已然成为当代流行音乐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现象。虚拟演唱在音乐形象、音色呈现、音乐主题和视听体验方面，通过理念、技术等方面的完善，引领其科学化、规范化发展，呈现了新特点和新风貌，承载了鲜明的时代特质和先进的技术烙印。对中国流行音乐领域虚拟演唱的审美特征进行系统性的归纳与总结，将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深入地认识和理解这一新兴艺术现象，并在此基础上，更清晰地把握其未来发展的潜在路径，从而积极引领中国流行音乐产业迈向一个更加丰富、多元且充满活力的未来。

一、中国流行音乐虚拟演唱的发展回望

2011年，天津卫视推出了被业界公认为中国首位真正意义上的虚拟歌手——东方栀子。鉴于此，2011年可被视为中国流行音乐虚拟演唱领域的发展起始年，截至目前，中国流行音乐虚拟演唱发展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萌芽期（2011年）。2011年，天津卫视推出虚拟歌手东方栀子，该歌手以真人配音形式演唱了同名歌曲《东方栀子》，由此开启了中国流行音乐虚拟演唱的发展历程。然而，东方栀子的虚拟演唱发展迅速陷入困境，主要体现在虚拟歌手形象层面。因形象与日本虚拟歌手初音未来较为相似，受到了观众的质疑。加之后续维护与开发缺失，东方栀子很快便淡出了公众视野。

作者简介：关峤，博士，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讲师。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鲁艺蕴含的红色文化融入辽宁文化强省建设的路径研究”（L22BGL052）。

第二阶段为探索期（2012—2016年）。2012年，上海禾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基于日本雅马哈博卡洛伊德（VOCALOID）技术开发了中文虚拟歌手洛天依。洛天依是世界上首个基于VOCALOID语音合成引擎而制造的中文声音数据库的虚拟IP^[1]，在2016年湖南卫视小年夜春节联欢晚会上亮相，随即引起轰动。除洛天依之外，还有参加流行音乐选秀比赛的歌姬零，以及首位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虚拟歌手琥珀虚颜等。这几位虚拟歌手均采用了二次元形象，声音由乐器数字接口（MIDI）制作而成，凭借新颖的形式为中国流行乐坛注入了一股清风。

第三阶段为多元期（2017—2019年）。随着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技术的成熟，中国流行音乐虚拟演唱步入了高速发展阶段，仅2017年就有多家公司先后推出了14位虚拟歌手。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4位男性虚拟歌手以及多个组合。如哇唧唧哇公司研发的首位男性虚拟歌手荷兹、北京力鼎嘉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微软小冰团队共同研发推出的国内首个国风AI虚拟偶像组合“A”COMES二十四时^[2]，以及腾讯公司推出的无限王者团等。相较于之前，这一时期的虚拟歌手在形象与声音质量方面均有显著提升，逐渐成为中国流行乐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四阶段为繁荣期（2020年至今）。2020年，元宇宙的概念逐渐兴起，虚拟演唱顺势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各大平台与公司相继推出70余位虚拟歌手。在爱奇艺2020年推出的虚拟人物才艺竞演节目中，首轮有22位青铜选手进行了才艺展示。苏小妹、古拜切乐队等纷纷在各大卫视节目中与真人明星进行合唱表演。诸多虚拟歌手还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体，产生了显著的联动效应，推动中国流行音乐虚拟演唱迈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二、中国流行音乐虚拟演唱的审美特征

中国流行音乐虚拟演唱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广泛的关注和认可，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相较于传

统演唱，虚拟演唱呈现了全新的审美特征，带给观众前所未有的审美体验，满足了观众多元化的审美需求，体现了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发展和进步。通过对其审美特征的总结，我们不仅可以获得对中国流行音乐虚拟演唱本体更加深刻的认识，也可以精准把握新时代中国流行音乐的审美变迁规律，为推动这一新兴音乐形态的规范化、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个性靓丽的青春形象

在宏大的世界观下，丰满且令观众信服的人物设定显得尤为关键，是整个创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2]。一方面，演唱者形象是流行音乐文化的重要构成要素，中国首位虚拟歌手东方栀子的发展之所以受挫，是因为其形象设定与日本虚拟歌手原型初音未来相似度极高，未能契合观众的心理预期；另一方面，虚拟歌手的受众群体主要是年轻人，其形象通常呈现青春靓丽的特质，具备鲜明的二次元风格特征。

在中国流行音乐女性虚拟歌手形象塑造领域，青春美少女形象最为常见。此类形象通常具备浓密的秀发与一双灵动的大眼睛，而鼻子和嘴巴则呈现小巧精致的特征，其眼神蕴含了青春美少女对世界的懵懂认知及探索的渴望。其躯干与四肢的线条往往较为柔和，四肢纤细，充满青春活力。在男性虚拟歌手形象的发展初期，乐正龙牙、牧心等典型代表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女性虚拟歌手的形象特征。这些男性虚拟歌手在五官、躯干和四肢等方面与女性虚拟歌手形象几乎没有差异，主要通过服饰进行区分，常见的搭配有棒球帽、运动夹克衫等。近年来，随着中国流行音乐虚拟歌手群体规模的不断扩大，男性虚拟歌手在形象塑造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逐渐摆脱了女性化形象的影响。以近期备受关注的秦佑之为例，自出道伊始，其便秉持“雅致国风，宜古宜今”的形象定位，五官极具东方审美特色：国字脸型搭配浓密的眉毛，目光坚毅，鼻梁挺拔。当其身着国风服饰出现时，便迅速获得了观众的广泛认可，被誉为“最具代表性的国风美男”。

相较于真人演唱者,虚拟歌手在形象塑造上具备天然优势。作为数字人,虚拟歌手一般具有以下特征:其一,他们不会经历人类的衰老过程,可始终保持青春形象;其二,随着建模等技术的持续发展,其形象塑造仍存在广阔的拓展空间。近年来,诸多平台与公司在已有形象的基础上,开始着重对虚拟歌手的着装造型、妆容设计及动作神态进行优化。如苏小妹在演唱过程中会自然地挑眉、嘟嘴等,这种表现不仅毫无违和感,反而展现一种自然、亲和的特质。秦佑之的表情通常较为庄重,言谈举止略显迟缓,这与他沉稳的形象特点相契合。这种对身体符号的不断构建,契合了年轻受众对虚拟歌手的视觉审美诉求,进而成为吸引年轻受众的关键因素,形成了对虚拟歌手最基本的审美认同。

(二) 科技质感的音色呈现

在中国流行音乐演唱领域,虚拟歌手的音色是广受关注的核心要素之一。相较于传统真人歌手,虚拟歌手借助各类技术手段,在音色方面展现了显著的科技特质。

首先,全新音色的推出。众多平台与公司通过采集真实人声并进行后期制作,推出了前所未有的新型音色。如虚拟歌手洛天依的音色原型为真人演唱者山新。山新在数百人的选拔中脱颖而出,塑造了与洛天依形象最为契合的音色。此后,团队耗时两个月对其声音进行采集与录制。在此基础上,借助音乐软件进行加工与调试,形成了洛天依清亮、具有穿透力与电流感的音色。这种音色是真人演唱者难以展现的,为观众带来了新奇的审美体验,促使观众形成对这种特殊音色的个性化审美认知与认同,并自然地发展为对虚拟歌手的喜爱。

其次,完美音色的生成。借助音乐软件,虚拟歌手能够生成任意类型的音色。作为人类声音的拓展形式,这种个性化音色可以突破人体生理规律的约束,无需准备,亦无需换气,即可发出超低、超高、超长的声音。同时,虚拟歌手在演唱时也不会出现紧张、跑调、忘词等状况,可谓

尽善尽美。以洛天依与言和演唱的《达拉崩吧》为例,该曲歌词极为拗口,且节奏较快,换气点较少,尤其是后半部分速度骤然加快,真人演唱者几乎难以完成演唱。然而,对于两位虚拟歌手而言,完成演唱轻而易举。这种完美音色的呈现契合了观众对歌曲演唱效果的预期,使观众获得了惊奇、畅快的审美体验。

再次,真实音色的模拟。另有诸多虚拟歌手,其音色与上述两种情形相反,既非全新音色,亦非完美无瑕,而是存在明显缺陷,甚至会出现波动与变化,这显然是设计者有意安排的。部分虚拟歌手选择走真实化路线,即让观众产生演唱者真实存在的感觉。因此,它们的音色需要最大程度地接近人类。如参加选秀比赛的荷兹,其在演唱过程中时常出现高音吃力、声音沙哑等状况,这种情况虽然是人为设计的,能给人带来真实之感。也正是由于演唱技术方面的“不足”,荷兹才被淘汰,此举旨在激发观众的同理心与同情心,为赢得观众的长期关注奠定基础。综合以上两点不难看出,科技质感是虚拟歌手音色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借助科技手段,任何音色效果都能轻易达成。这种音色效果的全新突破,亦是虚拟歌手获得观众认可的关键因素。

(三) 丰富多元的音乐主题

随着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众多演唱者不再局限于单一主题,而是朝着多元化方向拓展。虚拟演唱凭借其在创作与演唱方面的优势,在这一发展趋势中处于领先地位。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不仅能够吸引用户的深度参与,还能显著提升品牌在消费者心中的说服力和吸引力^[3]。虚拟歌手的作品涵盖人生感悟、家国情怀、社会热点、传统文化等主题,有力带动了当代中国流行音乐表演的创新发展。

以洛天依为例,2012—2015年,其主要演唱古风歌曲,常身着旗袍,腰间系着中国结,展现了自信昂扬之态,先后演唱了《清明上河图》《权御天下》《西门吹雪》等作品,以歌曲的形式对古代人物和事件加以呈现。自2016年起,她的演唱

曲目内容开始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从古风主题逐渐向家国、亲情、梦想、奋斗等蕴含正能量的价值观主题转变。如歌曲《一半一半》，歌词有500余字，堪称一首抒情长诗，表达了对父母的感恩之意。洛天依以温润、深情的音色进行演唱，虽未运用华丽辞藻，也无炫技式高音，只是从容且深情地缓缓诉说，却给予观众无尽的感动。《漂亮面对》是一首励志歌曲，描绘了歌曲主人公在追逐理想过程中克服挫折、坚守信念的心路历程，展现了其从迷茫到坚定的情感转变。2022年，洛天依出任北京冬奥会形象大使，并适时推出主题曲《闪耀时刻》(Time to Shine)。演唱时，洛天依身着中国传统服饰，以电流感的音色唱出“欢迎四海健儿来到中国、以矫健姿态追逐冬日梦想”的主题，向全球传递出中国的热情与自信。2023年，洛天依推出单曲《歌行四方》，将关注点投向民族音乐文化，以自由行者身份深入内蒙古、新疆和西藏，去发掘马头琴、冬不拉和藏戏的独特魅力。通过对洛天依演唱曲目的分析可知，推出方为了避免虚拟歌手受限于单一人格特质，有意识地追求主题多元化，这既能够满足观众对曲目数量和类型的需求，又可以获得更广泛的观众的认可。特别是部分蕴含正能量的曲目，能够传递正向价值观，实现正向审美教育，这正是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创作者社会责任感的重要体现。

(四) 如临其境的视听体验

虚拟演唱是科技与音乐相融合的产物，因此，在舞台呈现环节必然会融入当前最为前沿的舞美技术，以营造出前所未有的视听冲击力，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全新体验。

首先，全息投影技术的运用。早期虚拟演唱的舞台呈现主要以2D技术为主，而近年来在5G通信技术和AIGC技术支持下，虚拟演唱的舞台呈现全面进入了3D时代。其主要包含两种实现方式：一种是将摄影机图像直接投射到全息胶片上；另一种是将LED图像进行45度角的反射，从而生成一个或多个真实可感的形象。目前，观众之所以能经常在舞台上看到虚拟歌手与真人演唱者对

唱，是因为演出制作者采用了全息投影技术。为了让呈现效果更加完美，近几年来很多团队还对投影介质全息胶片进行了优化，通过增强其硬度以获取更为逼真的效果，再借助各类灯光的配合，使虚拟形象达到细致入微的呈现程度。这种无需借助外部设备、直接通过裸眼即可获得震撼视觉效果，充分满足了观众的观赏需求。

其次，作品描绘情境的呈现。在以往的中国流行音乐舞台上，创作者大多借助简单的舞台布景来营造与演唱内容相契合的情境。其后发展至运用大屏幕，初步实现了视听融合。而在虚拟演唱舞台，这种作品情境的呈现实现了显著的进阶，其不再局限于视觉观看层面，而是赋予观众身临其境的体验。以洛天依演唱的《三月雨》为例，该曲属于古风歌曲，主要表达创作者对往昔时光的追思和对唯美爱情的向往。舞台设计紧扣歌词意境，将诗意画面转化为可感的实景效果。为呈现作品所描绘的“柳絮飞，暗香阵阵枝头吐新蕊”场景，舞台团队先在舞台周边选取8个点位，然后在洛天依的演唱过程中，各个点位均有真实的花瓣从空中飘落，与屏幕上的花瓣相互映衬，营造出一种亦真亦幻的意境。一片片轻轻飘落至观众面颊的花瓣，使观众真切地融入歌曲情境之中。

再次，观演互动活动的强化。在虚拟演唱舞台上，依托多种技术的支持，虚拟歌手能够与观众开展全方位、多样化的互动活动。如在A-SOUL演唱会的间奏环节中，成员嘉然邀请粉丝一同寻找其宠物狗。嘉然在前方奔跑，观众以第一视角参与其中，在这1分钟的追逐过程里，依次穿越森林、雪山、草地等多个场景，历经一番探寻后找到了宠物。整个过程画面逼真、代入感极强，让观众身临其境般参与舞台叙事，这种体验与国内外游乐场中的裸眼5D飞行类项目极为相似。由此可见，在虚拟演唱的舞台上，虚拟歌手与观众的互动已不再局限于简单的语言问候，而是演变为虚拟歌手与观众共同经历的情境生成。可见，通过各类先进技术的应用，虚拟演唱舞台在本质上拉近了虚拟歌手与观众之间的距离，营造出沉浸式

的审美体验，这亦是虚拟演唱获得观众认可的又一重要因素。

三、中国流行音乐虚拟演唱的发展审思

随着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迭代升级和流行音乐产业的飞速发展，中国流行音乐虚拟演唱已经从边缘地位迅速跻身主流视野。其在以全新审美特征带给观众全新审美体验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重技术而轻人文、引发言目崇拜和消费异化、忽视文化内涵等。这些问题既是其高质量发展的瓶颈所在，也是今后重点发力的方向所在。因此，需要剖析中国流行音乐虚拟演唱面临的困境与成因，并提出针对性的完善路径，为其守正创新和行稳致远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一）加强技术创新，倡导以人为本

中国虚拟演唱从无到有，从形象到行为，其背后的核心驱动力始终是不断发展的技术。一位虚拟歌手今后能走多远，归根结底取决于技术的发展和运用。现实中也正是如此，2022年前后，曾先后涌现近百位虚拟歌手，如今还“健在”的不过寥寥数位。企业是否能将足够的资金投入技术研发中，是否善于利用各种新技术，决定了虚拟歌手以何种面貌出现在观众面前。如果技术研发和运用不到位，与观众心理预期差距较大，虚拟演唱自然难以得到观众的青睐。所以，新时代虚拟演唱的发展应以技术为王。通过对新技术的创新运用，使虚拟歌手可以不断以新面貌、新姿态呈现在观众面前，给观众以常见常新之感，这正是维持和延续其生命力的关键所在。结合当下实际看，有两项关键技术需要得到从业者的重点关注。第一项是XR技术。XR技术即扩展现实(Extended Reality)技术，是涵盖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和混合现实(MR)等多种技术的综合体。作为具身人的虚拟歌手、虚拟员工及虚拟货币、虚拟庄园等必将迁移到虚拟世界，对于人类的娱乐、工作、学习和生活方式而

言，元宇宙势必带来革命性的变化^[4]。未来，中国流行音乐演唱将从单一的舞台向更加丰富的虚拟世界迁移，全面融入数智时代。第二项是数字孪生技术。数字孪生(Digital Twin)技术也被称为“数字映射”“数字镜像”，是指在信息化平台内模拟物理实体、流程或者系统。其主要意义在于对虚拟演唱本体和周边环境进行复制，从而提升传播效率。除此之外，还包括让虚拟歌手呈现味觉和触觉等新的感官体验，给观众提供参与虚拟歌手构建的机会等。通过技术的革新和应用，可以扩展虚拟演唱的发展空间，使其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让观众感知到虚拟歌手的“生长性”，增强二者的黏合度。所以，技术为王必然是虚拟演唱发展的核心命题。

无论技术如何先进，其核心使命始终是为人的服务，如果脱离人的主体需求，技术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虚拟演唱源于个体创作、服务大众群体。无论何时，以人为本都应该成为虚拟演唱伦理建构的核心——以人为主体，以人为前提，以人为动力，以人为目的。已有互联网平台对此进行了探索，如由字节跳动旗下朝夕光年与经纪公司乐华娱乐联合推出的A-SOUL，已经明确了未来发展方向。它将不再以舞台演唱为主，而是在特定的时空和心理场景下，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持下，全面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实现演唱、叫醒、聊天等多项功能，每一个粉丝都可以拥有专属的“定制虚拟歌手”。还有学者就虚拟歌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进行研究，提出通过虚拟歌手实现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从“供给导向”到“需求导向”的转变，打破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扩展教育资源，提升趣味性和吸引力。同时，它也可以帮助学生从多个维度审视全新媒介信息的真实性、导向性和价值性。强化虚拟歌手的生命感与人格化，使其理解、交互、记忆等功能得到开发和应用，最大化地凸显以人为本，正是虚拟歌手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二）避免盲目崇拜，强化管理引导

英国批评家贝尔在《艺术》中提出了“有意

味的形式”，基本指向是艺术作品可以在形式方面推陈出新，继而提升作品的外在吸引力。当前，虚拟演唱的出现和发展，正是流行音乐文化的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但回顾人类音乐发展历史可以发现，流传至今的经典艺术作品都是形式和内容俱佳的。如果仅靠表演形式夺人眼球，那么这门艺术的发展也注定不会长远。当下，虚拟歌手完美无瑕的外形、有悖于人体生理规律的音色、精美绝伦的华服，以及观众震撼的观演体验和近乎疯狂的追捧，都表明这一流行音乐文化形式正处于形式认知和呈现的最高位，并已经产生严重的副作用。很多观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已经超出正常的审美范畴，陷入了盲目崇拜中。在这个由各类高科技堆砌的虚幻空间内，一些观众已经迷失自我，产生了过度依赖。特别是当此类观众通过网络社交联系在一起后，更是构建起一个自认为完美、理想和纯粹的乌托邦。他们试图在虚拟歌手身上寻找情感寄托和精神指引，消解了作为真实人的主体性，产生了瞬时、畸形的快感体验追求。所以，无论是从虚拟演唱自身，还是从流行音乐文化的健康发展看，都需要多方发力，避免盲目崇拜，回归理性审美。

首先，需要强化顶层设计，从国家层面推动文化和旅游部门、互联网平台、行业协会等治理主体的协同参与，形成协同治理主体责任体系，尽快完善关于虚拟演唱这一新生事物的法律法规和管理准则，为相关职能部门监管提供准确的依据。其次，需要行业主体加强行业规范。虚拟演唱获得的巨大经济效益，让很多行业主体在不觉中忽视了社会效益和文化责任。“流量为王”固然是行业特点使然，但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更需要树立起内容为王、价值为王的追求目标。“要正确运用新的技术、新的手段，激发创意灵感、丰富文化内涵、表达思想情感，使文艺创作呈现更有内涵、更有潜力的新境界。”^[5]再次，需要网络平台加强管理。在虚拟演唱网络圈层中，有诸多依托于网络平台而存在的自发性组织。对此，平台应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支持，对这

些组织进行及时有效的管理，避免盲目、极端情况的发生，营造理性、和善、包容的环境和氛围。通过外部管理和内部自治，最终达到去芜存菁、优胜劣汰的目的，保证这一新兴形式沿着科学、健康的方向发展。

（三）杜绝消费异化，传递正向能量

从表面看，源于西方的文化消费主义思潮，通过消费获得了个人文化需求，但在实际中，由于受到资本的操控，其原本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文化本身的独特属性，盲目追求文化带来的感觉愉悦，继而将正常的消费异化为符号、攀比、过度 and 超前消费。特别是偶像文化，它为社会提供了一种补偿性的功能，带给人们一种自由和快乐的假象，用来掩盖这些事物在现实中的缺失。消费者获得的回报是一种畸形的感官享受和虚幻的地位认可。通过对文化消费主义表征和本质的透视可以看出，当下的虚拟演唱具有明显的文化消费主义特征。凡是受到热捧的虚拟偶像都有各种资本运作，其背后的经纪公司 and 媒体通过过滤信息、不断地制造话题和热点、提高曝光率来维系受众群体对虚拟偶像的持续追捧与长期崇拜，引导受众形成以虚拟社群为基础的崇拜者圈层^[6]。以常见的应援活动为例，当虚拟歌手的市场表现没有达到预期时，资本方通常会巧设话题和事件，鼓动观众通过消费为虚拟歌手提供帮助，并美其名曰“消费见真情”。通俗地说，就是谁花的钱多，谁就更喜欢这位虚拟歌手，并可以获得其他粉丝的膜拜。殊不知，多数观众根本不具备较强的经济实力，他们会在外部诱导下渐渐迷失了自我，致使对个人身心健康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上述乱象的产生虽然因虚拟演唱而起，但是虚拟演唱本身并无原罪，应通过预防、调试和引导，避免消费异化的现象发生。对此，需要虚拟歌手推出方积极盘活文化资源，实现价值增值，将传递正能量作为全新追求。一方面，推出方应明确表明态度，反对观众的非理性消费，从源头上杜绝过度消费。另一方面，推出方还要以正确

的价值观为核心,让观众逐步回归理性消费。同时,要推出蕴含正能量的音乐产品,发挥优质虚拟演唱产品对观众的正向引导作用。

(四) 根植传统文化,推动海外传播

虚拟演唱强调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所以,多数推出方都将重点放在了虚拟歌手的形象打造方面,而在文化层面则关注不够,这对虚拟演唱的长远发展是极其不利的。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对虚拟歌手进行深层次的文化开发,使其形象更加立体和饱满。一方面,虚拟偶像背后的二次元、非主流文化本身就来源于西方,尽管与流行音乐融合后其西化的色彩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淡化,但仍然存在“重西轻中”的倾向,这一点从众多虚拟歌手的形象中就可以看出;另一方面,中国的虚拟演唱若想实现本土化、长远化发展,还是要彰显自身的文化特色与内涵。所以,传统文化正是中国虚拟演唱事业发展的“根”。当前,已经有很多中国风虚拟歌手陆续诞生,推动虚拟演唱事业快速发展。同时,还要推出一批与虚拟歌手形象和人设相对应的流行音乐作品。如虚拟歌手秦佑之的推出方,便已经与多位一线创作者签订了长期创作计划,内容涵盖历史人物、传统节日、民俗风情等,力争将秦佑之打造为最具民族文化内涵的虚拟歌手。深耕国风底蕴,传统文化元素的注入,不仅是虚拟歌手在当下获得认同的关键所在,更是虚拟演唱事业的文化责任和义务所在。

与此同时,无论是中国流行音乐文化还是虚拟演唱,均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特别是当虚拟歌手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言人后,更需要在国际舞台上宣传和推广中国文化,实现中国音乐从文化输入到文化输出的转变。在这一点上,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动漫电影《哪吒2》已经进行了有益探索。动漫电影和虚拟演唱在形式和内容方面具有诸多相似之处,中国流行音乐虚拟歌手也完全可以在海外闯出一片新天地,让中国虚拟歌手在世界舞台上发光发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四、结语

时代性是助推流行音乐不断向前探索的动力之一^[7]。中国流行音乐虚拟演唱从萌芽到兴起,再从初步发展至成熟完善,无疑是当代中国流行音乐文化繁荣昌盛与创新发展的显著标志和有力见证。自虚拟演唱诞生以来,其对中国流行音乐的创作、演唱、欣赏及传播等多个关键环节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文化效益的有机统一。作为一种新兴的音乐文化现象,虚拟演唱的产生与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引发诸如符号崇拜、消费异化及理性判断缺失等一系列负面问题。为此,在虚拟演唱蓬勃发展的进程中,有必要全面且深入地审视与思考其价值,通过明确发展原则与方向,实现趋利避害、扬长避短的目标。可以预见,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流行音乐虚拟演唱必将在现有基础上开拓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持续成为中国流行音乐文化领域中一道耀眼的风景线。

参考文献:

- [1]王云希.符号消费理论下虚拟IP的生产研究[D].南京:南京林业大学,2024:18.
- [2]王雅欣.虚拟为何迷人:浅谈流行音乐文化中虚拟偶像组合概念[J].喜剧世界(下半月),2024(7):88-90.
- [3]李研,陈维,武瑞娟.AI技术背景下虚拟影响者营销效应及其作用机制[J].心理科学进展,2025,33(8):1425-1442.
- [4]王欣.虚拟歌手技术进阶之思[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23(6):116-119.
- [5]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12-15(2).
- [6]邓祯.虚拟偶像崇拜的形成机理、文化症候与引导策略[J].江汉学术,2025(2):5-12.
- [7]吕威霖,付婧.中国风格流行音乐现状与艺术特征述略(2013—2023)[J].乐府新声,2024(3):91-98.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Virtual Performance in Pop Music

GUAN Qiao

Abstract: As a new singing form generated by multiple technologies, including digital technology, big data algorithms, and the Internet, virtual singing emerged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pop music in 2011 and has entered an unprecedented boom in recent years. At present, there are more than one hundred virtual singers active on the stage, and virtual singer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phenomenon in contemporary pop music culture. Virtual singing exhibits new features and styles in terms of musical image, timbre presentation, musical themes, and audio-visual experience, bearing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advanced technological imprints. In terms of musical image, the main audience of virtual singers is young people, so their images are usually youthful and attractive, with distinctive two-dimensional style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timbre presentation, virtual singers can adopt various technical means to endow their timbre with remarkable tech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musical themes, the works of virtual singers cover themes such as life perception, patriotism, social hotspot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have effectively driven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cre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p music. In terms of audio-visual experience, virtual singing creates an unprecedented audio-visual impact and brings audiences a brand-new immersive experience. At present, virtual singing in Chinese pop music has rapidly moved from the periphery to the mainstream. While bringing audiences a brand-new aesthetic experience with its novel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it has inevitably given rise to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overemphasis on technology at the expense of humanity, blind worship and alienation of consumption, and neglect of cultural connotations. To realize its scientific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people-oriented development advocated first. Secondly, blind worship should be avoided and management and guidance enhanced. Thirdly, consumption alienation should be eliminated and positive energy delivered. Finally, efforts should be rooted in traditional culture to promote overseas communication. Through the above approaches, the goals of drawing on the advantages and avoiding the disadvantages can be achieved, so as to promote virtual singing in Chinese pop music to open up a broader space for development on the existing basis and continue to be a dazzling landscape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pop music culture.

Keywords: pop music; virtual performance; Luo Tianyi; audio-visual innovation; virtual vocal technology